

读鲁迅旧诗小札



0.97

鲁迅

读鲁迅旧诗小札

王 尔 龄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1/2 字数:112,000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0072.678

定 价: 0.36 元

目 录

(一)

《二十二年元旦》诗句辨异·····	(3)
《答客诮》本事探索·····	(9)
《赠邬其山》命意论证·····	(14)
《教授杂咏》四首补诠·····	(21)
《自题小像》作年新考·····	(29)

(二)

《赠冯惠熹》浅说·····	(37)
《送O.E.君携兰归国》管见·····	(43)
《赠日本歌人》新解·····	(48)
《偶成》笺注·····	(54)
《题〈呐喊〉》谈旨·····	(61)
《题〈彷徨〉》索意·····	(67)
《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蠡测·····	(75)
《无题(“烟水寻常事”)》探微·····	(81)
“闻谣戏作”漫谈·····	(87)
《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释句·····	(94)
《秋夜有感》试解·····	(99)
写在战壕里的诗篇·····	(105)

(三)

解“心随东棹忆华年”	(115)
谈“我亦无诗送归棹”	(120)
说“花开花落两由之”	(124)
辨“何似举家游旷远”	(129)
“未敢翻身已碰头”书感	(134)
“竦听荒鸡偏闾寂”质疑	(139)
试写“无写处”	(144)
简析“劲有声”	(149)

(四)

诗是无形的画	(155)
“用新典一如古典”	(159)
墨面与晦气	(163)
写“绮罗”旧词新用	(166)
述戏语何可实看	(169)
后 记	(171)

(一)

《二十二年元旦》诗句辨异

从一九三五年五月《集外集》出版起，直到两版《鲁迅全集》，所收的旧体诗《二十二年元旦》，都是这样排印的：

云封高岫护将军，
霆击寒村灭下民。
到底不如租界好，
打牌声里又新春。

如此定句，所根据的是鲁迅写给《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鲁迅书信集》第682页），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是，我近来查阅了鲁迅自己的记载，对这首诗进行了校勘，觉得第三句的定句尚有疑问，应当按鲁迅在这以前寄给台静农的手稿改定为：“依旧不如租界好”（着重号是引用时所加——引用者）。

一般说来，当以作者自己最后所书，作为定稿的依据。但这首诗，却不宜如此。我想先随鲁迅对这首诗的若干改笔，来证明最初所用的“依旧”一词并未被鲁迅改易，“到底”一词倒可能是他出于误记而写下来的。

《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记载：“旧历申

年元旦。……戏为邬其山生书一笺云：云封胜境护将军，
霆落寒村戮下民。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已而
毁之，别录以寄静农。改胜境为高岫，落为击，戮为灭也。”
这里第三句仍用“依旧”，并无改动。同一天写寄台静农
时，诗句果悉如上引《日记》“别录以寄静农”之诗句，并
有跋语：“申年元旦开笔大吉并祝 静农兄无咎 迅顿首。”

（《鲁迅书信集》第349页）鲁迅遗留下来的诗稿，亦同样如
此，可证《日记》、书信排印无误。“申年”一词是误书，
鲁迅有信改正：“以酉为申乃是误记，此种推算，久不关
心，偶一涉笔，遂即以猢猻为公鸡也。”（《鲁迅书信集》第
354页）此时也并没有改“依旧”为“到底”的意思。

“到底”一词的出现，是在杨霁云得到鲁迅同意之后编
辑《集外集》的过程中。编者几次向他函索旧日所作诗稿，
鲁迅先曾回答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
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自己记得的也不过那一点，
再没有什么了。”（《鲁迅书信集》第638页）但稍后便寄了四
首，并说：“旧诗本非所长，不得已而作，后辄忘却，今写
出能记忆者数章。”（《鲁迅书信集》第682页）其一即《二十
二年元旦》，这回所写的诗题及诗句是：

二十三年元旦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
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鲁迅书信集》第682页）

这里，除诗题显然有误外，与诗稿的不同就在第三句的开头

两字。

“依旧”何以至此变成了“到底”？是新改还是记误？我以为，不能忽略鲁迅的自述：“今写出能记忆者数章。”他是凭记忆写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题目《二十二年元旦》错作《二十三年元旦》。对此，许寿裳引述过许广平（景宋）的话，可资参证：“景宋复书有云：‘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斯言诚确。”（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旧体诗集〉序》）可见“并不存稿”是实在情形。是的，除了写在杂文中的几首以外，《鲁迅日记》确曾录下了一些旧体诗，但几乎全部是在朋友索字、索诗或自己主动赠诗时写出并录于《日记》的，“随书随弃”者亦复不少。这就说明：录在《日记》上，只是记载以诗赠人，或写明作诗时的心情（后者如《哀范君三章》），不是为了存稿。“今写出能记忆者数章”之时，并没有翻检《日记》；如果是确已查阅的话，那就不会有“记忆”之说，也不会误书“二十二年”为“二十三年”。我们既承认作者凭记忆写出的说法确凿，那么也就必须承认有记误的可能；而且从诗题所示的作年误书来看，“依旧”被误记为“到底”的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当然，可能还不等于已然。我想再从鲁迅自己的杂文，来证明他对于“打牌声里又新春”的感慨由来已久，常回脑际，由此进而证明“依旧”一词更符合原意。

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鲁迅作《〈剪报一斑〉拾遗》时，尾识有云：“识于上海华界留声机戏和打牌声中……”

这里说的虽是“上海华界”，但他所住的地方，属于帝国主义越界筑路区域，当时被称为“半租界”。而且，从别一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中国国民党治下”的旧中国，都是租界和半租界。依时序而言，作此文时尚在八月，并非“新春”。但平时已有此感慨，到了新正自然更为强烈。一九三二年他在北京讲演中就集中地表达了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愤慨：“去年东北事变详情我一点也不知道，想来上海事变诸位一定也不甚了然。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这里死命的逃死，那里则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这里所说的“上海事变”即“一·二八”战争，战争的起讫正处于春节前后，从华界（“这里”）逃出的人到了租界（“那里”），仍然听到“打牌声”，那些权贵富豪“仍旧打牌”，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悠哉游哉，聊以卒岁”。一九三二年，鲁迅又一次说到“一·二八”事件中的租界印象：

“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我们从闸北火线上逃到英租界的一所旧洋房里，虽然楼梯和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因四近还是胡琴声和打牌声，真如由地狱上了天堂一样。”（《集外集拾遗·我的种痘》）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事变又要一年了，大家好似早已忘掉了，打牌的仍旧打牌，跳舞的仍旧跳舞”

（《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由此可以看到，鲁迅的这种感慨，是年复一年地积聚着的，并非在一朝之间骤然出现。他在杂文中用的是“仍旧打牌”、“还是……打牌声”，诗里原也写“依旧”两字，与杂文相合。而这“依旧”两字，与末句的“又”字也呼应，如同他杂文中所说的“又要

一年了”，“打牌的仍然打牌”一样。甚至在写这诗以后的下一年，还在杂文中说：“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结帐，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花边文学·过年》）这不是又一句杂文化的“打牌声里又新春”吗？一九三五年，他在《我要骗人》中说到因看电影而到“租界”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联系到他历来对于“租界”的愤词，不使我们想起“依旧不如租界好”吗？基于以上的辨析，我认为“依旧”比“到底”更合鲁迅作诗的原意。

也许有人会说，《集外集》是经过鲁迅校阅的，如果一时误记，校阅时为什么不作改动呢？这个问题，当然是必须考虑的。我们且看鲁迅校阅这本集子是在什么时候。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九日复杨霁云的信里说：“蒙惠书，谨悉。集名还是《集外集》好；稿已看了一遍，改了几处，明日当托书店先行挂号寄还，……”就是在这封信里，鲁迅将“能记忆者数章”（其中包括《二十二年元旦》）写了进去。这首诗是在校阅了集子以后补寄给杨霁云的，此后虽曾再阅，但关于诗的部分也只是“约略还记得一点先后，现在略加改动”（《鲁迅书信集》第699页），“添上年份”（《鲁迅书信集》第701页），并未检出《日记》对看。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作品出现异文时，作者最后所书，往往就是定稿。虽说往往如此，却也并不尽然。这种“不尽然”的情况，毕竟是例外，不能以特例作为常情。与《二十二年元旦》同时写出的“能记忆者数章”之中，除此以外还有三首。其中《自嘲》的颌联和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二日为柳

亚子所书的一幅不同，原书“旧帽”后改“破帽”，原书“破船”后改“漏船”；颈联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为杉本勇乘师书一箴”（《鲁迅日记》）不同，为杉本法师所书的扇面作“横眉冷看”，而为《集外集》所写则为“横眉冷对”（为柳亚子所书同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怀疑《集外集》的定句了。

《答客诮》本事探索

关于《答客诮》，许寿裳一九三六年曾有回忆，言及诗的本事：

距今三年前的春天，我经过上海去访鲁迅，不记得怎么一来，忽而谈到旧诗。我问他还有工夫做旧诗么，他……就立刻取了手头的劣纸，写了许多首旧作给我看。有一首是《答客诮》：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这大概是为他的爱子海婴活泼会闹，客人指为溺爱而作。“救救孩子”，情见乎辞。（《我所认识的鲁迅·怀旧》）

这首在一九三三年已称为“旧作”的诗，鲁迅曾写在赠给日本医生坪井的条幅上，落款是：“末年之冬戏作，录请坪井先生哂正。鲁迅。”末年，即一九三一年。许寿裳称这首诗“大概”是鲁迅为答复“客人指为溺爱（海婴）而作”，注家便引据许说，以此为鲁迅作诗本事。然而，许寿裳的用词是审慎的，他说的是“大概”，表明了这是他的猜测，而并非得之于鲁迅亲述。我以为，这首诗的本事并不在此。

《答客诮》题目上有“答”字，自然是答人之作。但这“客”，并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别有用心的文坛小丑。也就是说，是答复谣言“文学家”而作的。

鲁迅在作这诗的同一年二月二日写给韦素园信里说：

我好象未曾通知过，我们有了一个男孩，已一岁零四个月，他生后不满两月之内，就被“文学家”在报上骂了两三回……

这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七日给章廷谦信中已经说过：

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计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

这里所说的“嘲骂”，即有“诮”义。说得更为具体的，是他在一九三三年《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里谈到的一九三〇年那一回被喷满血污的事。那是杨邨人“用了‘小记者’的笔名，在一种报上说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先生对于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这真说得栩栩如生，连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杨邨人写《鲁迅大开汤饼会》，出于“全盘捏造”。《鲁迅日记》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载：“今日为海婴生后一周年，晚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海婴周岁，仅邀亲属及住在左近的赵平复（即柔石）等共饮而已，何来“汤饼会”的影子，何来郁达夫的足迹。对于“革命场中的小贩”杨邨人，鲁迅轻蔑地说：“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但

是，人非圣人，为了麻烦而激动起来的时候也有的，我诚然讥诮过先生‘们’，这些文章，……和先生‘们’的造谣和攻击文字的数量来比一比罢，不是不到十分之一么？”

（《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诸如此类的连婴儿也被喷满血污的蜚语，就是引动鲁迅于“末年之冬戏作”《答客诮》的契机。

“积毁可销骨”，鲁迅被“上海文坛小丑，……造作蜚语，力施中伤，由来久矣”（《鲁迅书信集》第268页）。“客诮”既系中伤，答诗便横眉冷对。

“无情未必真豪杰”，意思是说：先生“们”声言“豪杰”必然“无情”之论，是骗人的鬼话。一切爱憎，都是阶级的爱憎，豪杰并非对一切无情，当然也并非对一切都有情。

“怜子如何不丈夫”，是反用《战国策·赵策》中的一个典故。赵太后对触谿说：“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鲁迅此句，以反诘句式表明：怜（爱）子与丈夫（豪杰）并不互相排斥。“‘父爱’也一样的，倘不加判断，一味从严，也可以冤死了好子弟。”（《鲁迅书信集》第772页）“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鲁迅是怎样怜子的呢？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他以老虎作比喻。於菟，《左传·宣公四年》云：“楚人……谓虎於菟。”日本至今还有取名於菟的^①。全句意为：你们知道吗？兴风

① 如鲁迅在为《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而作的序文中所提到的日译本出版者赛校社社长姓名就是三上於菟吉。於菟，在汉语中读作wū tū。

狂啸的老虎，是时时回首望其虎子的。革命者也是如此，爱其后辈，关心新一代成长，希望他们赶快成长起来，不要“低眉顺眼”，而要“大呼猛进”，以兴风狂啸的姿态，投入战斗。杨邨人们在他“全盘捏造”的谣言中，若有其事似的说，有人称鲁迅的儿子为“龙儿”，这里鲁迅拈来一个关于老虎的比喻，表明他希望新一代都是革命的虎子。“信手拈来，涉笔成趣”，鲁迅的“戏作”亦具深意。

至此，我们明白了：鲁迅所说的丈夫怜子、豪杰有情，乃是出于“革命的爱在大众”的心愿，热望“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革命之情，溢乎言辞。

《答客诮》所回击的文坛小丑，包括“革命场中的小贩”杨邨人，他们是躲在反动派指挥刀背后造谣中伤的，他们几次借鲁迅有子作题目进行攻击。鲁迅说：“我又有眷属在沪，并一婴儿，相依为命，离则两伤，……倘举朝文武，仍不相容，会当相偕以泛海，或相率而授命耳。”（《鲁迅书信集》第270页）鲁迅一生，战斗不息，“编印杂感，以破重压”（《鲁迅书信集》第495页），《答客诮》也是如此。他原拟作《五讲三嘘集》而终于未完成，《答客诮》也可以看作“一嘘”之作。这首诗，也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写照。鲁迅后来说，“杨邨人……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鲁迅书信集》第533页）这句话，也可以作为《答客诮》本事的一个佐证。

“造作蜚语，力施中伤”是鬼蜮的伎俩。在鲁迅身上造谣，不仅见之于鲁迅生前，而且还见之于鲁迅死后。苏修报刊诬蔑鲁迅为“人道主义者”“博爱的歌手”，所举“例

证”中，就有《答客诮》。此种鬼蜮是在曲解之后，再做“搭题”，他们以为如此一来便能以谣立国了。然而，《答客诮》本身，已经揭破了这类谣诼。“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的表述，倒象是预留下来驳斥苏修的言论的。